

欧阳玉飞

著

一柳赌武林

下



一 掷 赌 武 林

欧阳玉飞 著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一 掷 赌 武 林

欧阳玉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装甲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32印张 683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
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0000 定价: 12.50元

ISBN 7—80505—346—4/I·319

(全三册)

第六十一章

飞鱼落网 棒打情郎

“海天一拐”猛地一震，失声道：“‘血观音’！”

岳敏以手击额，大声道：“原来她就是‘血观音’！啊！无怪她美得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无怪邝森等人甘为她驱策，无怪‘逍遥书生’、‘天台渔客’和老前辈您都有志一同，非她莫属了——”

“海天一拐”微微一叹道：“其实属意她的又何止我等三五人，如果统计起来，恐怕昔年黑白两道高手，十有八九，都对她忠心不二！”

岳敏道：“晚辈不知是她，所以没有将那玉搔头交给她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暂时不交也好，老夫以为她此番重出武林，可能和‘第一花’

抱着同样伟大的抱负，那就是舍己为人！”

岳敏不太了解，道：“晚辈不懂前辈的意思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这不过是老夫臆测之词，现在尚不能武断，试想她能接受‘天鼓追魂’邝森和‘华山三虹’那一批卑鄙家伙为她御车拉车，其他倾慕她的高手必趋之若鹜，她若来者不拒，绝顶高手必将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那时，嘿嘿！‘赤身教’虽然势力庞大，又何足惧哉！”

岳敏精神一振，不禁肃然起敬，真想不到莽莽武林中，竟出了几位奇行壮抱的巾帼英雄，她们的侠行义举，竟丝毫不让须眉，令人心折不已。

岳敏以为“海天一拐”的推测十分中肯，以他刚才得到的印象，“血观音”果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丈夫。

骄傲本是人的缺点，然而在她来说，若无骄傲烘托，将使她的绝代风华和超人的智慧黯然失色。

两人唏嘘良久，皆对“第一花”和“血观音”生出崇敬之心。

岳敏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除了‘天煞手’靳展之外，是否还有别人使用‘百毒金芒伞’绝门暗器？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岳敏电目泛出慑人的煞气，道：“这使用‘百毒金芒伞’之人与晚辈有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因他想起罗湘君临死时曾说：“血罡、墨罡、百毒金……”而百毒金一定是指“百毒金芒伞”暗器。

刚才在庙中的“天煞手”曾说他与“大罗手”陆羽在那小木屋附近过手之时，见自己的父母被人劫走，他相信劫走父母之人中必有“天煞手”和他的传人在内。

至于“大罗手”陆羽为何前往小木屋，也是岳敏大惑不解之事，虽然他知道“大罗手”陆羽对父母仍然怀恨在心，但岳敏相信，陆伯伯尚不至乘父母失去功力之时，下手暗袭。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‘天煞手’靳展并无传人，‘金银双猊’虽曾获得‘天煞手’的‘百毒金芒伞’秘笈，但并不完整，所以成就不高，因为‘天煞手’的‘百毒金芒伞’一旦出手，除了三五个人之外，无人能全身而退。”

“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‘天煞手’靳展的师兄——‘碎尸爪’左毛仍然活在世上，此人的武功略高‘天煞手’一筹，而‘百毒金芒伞’暗器较之‘天煞手’更加霸道！”

岳敏牢牢记在心中，他已下定决心，必杀“天煞手”靳展和“碎尸爪”左毛。

岳敏道：“前辈既是‘血观音’昔年的情人，何不追上前去叙叙离衷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算了！花妙妙所爱的是‘逍遥先生’秦乐天，她若问起秦乐天的近况，老夫怎生回答，如果说秦老鬼依然健在，有背秦老鬼的意思，如果说秦老鬼死了，对她来说，也是一件残忍之事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都是一个希望在支持着，一旦希望破灭，所有的抱负都将成为泡影，同时我还极需要她，如果能使她与秦老鬼言归于好，‘赤身教’实不足为虑，因为她的武功较秦老鬼犹高一筹！”

岳敏对“海天一拐”的宽大胸襟，不禁暗暗钦佩不已，他不但没有夺爱之意，且有玉成“逍遥先生”和“血观音”之意，这种情操，是一般人所无法做到的。

两人谈谈说说，又回到“第一花”的居处，发现“第一花”已经外出，而且岳小敏和少女李青青，于昨夜同时失踪，“第一花”就是外出寻找他们。

岳敏不由大怒，道：“这小子简直坏了我的名头，回来非教训他一顿不可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算了吧小子！老夫现在才知道你情孽牵缠，左搂右抱，女人一大堆，看来你和秦老鬼当年一模一样，无怪他特别垂青你了！”

岳敏道：“我不找她们，是她们死缠不休，那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这就是情孽了，将来你那徒儿也和你一样，教训他也没有用，不过以老夫的观察，那小子甚为正派，绝不会乱来，作长辈的对这些事大可不管，只要他们不太胡来也就算了。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这些日来你的‘太乙玄天真气’和‘翻天八掌’练得如何了？”

岳敏道：“大概有三四成火候！”

“海天一拐”道：“总算不负我望，不出三年，你比老夫高明多了，五月初五老夫交令时，也不至被秦老鬼耻笑，好啦！我俩分头找人吧！无论有无消息，我俩每天子午两时，仍在玄武庙中相见，我往南你往北，市郊五十里以内也在搜查范围以内。”

说毕，两人即告分手。

岳敏找了一天，未见两人的踪迹，连“第一花”也未见到，初更时分来到莫愁湖畔，只见十余个半裸的少年男女，自一片垂柳丛中掠出，跳上了湖边的画舫，向湖的对岸划去。

岳敏正待追踪，突然“唰”地一声，一条身影快逾电掣地落在湖边，一式“寒塘鹤渡”，一掠十四五丈，闪入画舫之中。

接着，画舫中传出靡靡丝竹之音。

岳敏不由一动，隐隐看出刚才那条黑影，有点象“赤身教”坛主柳春风，深知“赤身教”在此出现，附近必有巢穴。

待画舫没入夜雾之中，岳敏立即跃到湖边，四下一看空荡荡地，哪有人影。

正自焦急之时，突然自芦苇中荡出一艘瓜皮小船。

岳敏大喜，立即向船头那头戴马连坡草帽，身着及膝葛衣，背着闪闪发光巨网的老渔人道：“老丈可否行个方便，将在下渡过湖去，在下必有重赐！”

老渔人看也没看他一眼，一边摇橹，一边唱道：

“孤鸿海上来，
池潢不敢顾，
侧儿双翼鸟，
巢在三珠树，
娇娇珍木岭，
得无金丸惧，
美眼患人指，
高明逼神恶，
今我游冥冥，
戈者何所慕。”

岳敏不禁一愕，深觉这渔人绝非凡俗，因他唱的不是一首渔歌，乃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一首名诗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应当居安思危，不可锋芒太露。

岳敏隐隐觉得这老渔人大有来历，说不定是位风尘异人。

瓜皮小艇此刻距岸不足二十丈，岳敏四顾再也找不到一舟一艇，他想起岳小敏和李青青的失踪，以及父母的失踪和罗湘君之死，都可能与“赤身教”有关，不由大为焦急。

他暗暗估计可以一跃登舟，心想：“此举虽不大客气，但待上舟后再偿他银子向他赔礼也就是了。”

老渔人仍然未看他一眼，轻摇着橹继续唱道：

“别梦依依到谢家，
小廊四合曲栏斜，
多情只有春庭月，
犹为离人照落花。”

这又是一首唐诗，乃是张泌所作，显然这老渔人正在发泄情怀呢！岳敏顾不了许多，跃起身形向小舟上落去。

老渔人似乎脑后长了眼睛，头未回，顺手撒下巨网，“唰”地一声，有如一团乌云，向岳敏罩去。

岳敏身悬半空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纳一口真气，以“卧看牵牛”之式平掠五丈，然后再施出“十三摇”绝顶轻功，向上拔起。

老渔人一个落空，微噫一声，似乎大出意料，巨网一抖一收，“唰”！巨网这次全部张开，不下五六丈方圆，竟向

岳敏脚下罩去。

岳敏轻功再高，也不能象飞鸟一般任意飞翔，眼看就要落入巨网之中。

这一来不由怒意横生，心道：“原来你还有一手，你既不讲客气，我岳敏先赏你一掌试试看！”

他急纳一口真气，身形一窒，立即变成一团血雾，集八成真力凌空向老渔人推出一掌。

老渔人乍见岳敏的“血罡”和掌法，不由又是一声惊噫，只感无俦暗劲当胸涌到，不由冷哂一声，巨网去势不衰，左手也推出一掌。

“拍”！两掌接了一下，岳敏在空中翻了一个斤斗，老渔人也退了一步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老渔人冷笑一声，巨网疾拢，“唰”！岳敏已被包入网中。

老渔人一抖手，“叭哒”一声，连人带网摔在小舟之中。

岳敏运力两臂一分，嘿！这巨网坚韧无比，纹风未动，老渔人一边摇橹，一边向舱中道：“小妞儿，把酒菜搬出来，咱们边吃边谈！”

舱中应了一声，立即钻出一个楚腰纤纤，婀娜多姿的少女，左手托着菜盘，右手持着酒壶走了出来。

岳敏不由一震，差点惊呼出声，心道：“这不是‘索魂仙’崔珊么？她怎么会与这老渔人在一起，这老渔人莫非就是‘宇内三叟’之一的‘天台渔客’？”

那少女根本也没有正视岳敏一眼，把酒菜放在舱盖之上，顺手斟了两杯酒，和老渔人对坐下来。

岳敏努力瞪大眼睛，仔细一看，不是“索魂仙”崔珊是谁！心道：“难道她不知道我岳敏陷在渔网之中？”

他本是倔强的个性，不屑向人求援，心道：“我看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花样？”

老渔人持杯向崔珊一照，道：“妞儿，干！”

“吱”地一声，杯底朝天，接着挟起一块红烧鲤鱼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崔珊轻轻酌了一口，道：“老头子，今天可有收获？”

老渔人耸耸肩，道：“折腾半天，捉了一条大的飞鱼，不是我老头子吹牛，若换了别的渔人，八成非让他漏网不可！”

崔珊道：“老头子你准备卖掉还是留着自己下酒？”

老渔人道：“当然是留着自己下酒！”

岳敏气得眼珠子冒火，心道：“我不相信你崔珊不知我陷在网中，敢情你们在故意消遣我，还骂我是飞鱼，哼！我的肚子也饿了，难道我肚子直响你也没听到么？”

崔珊咕咕笑道：“老头子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老渔人道：“大概是那条飞鱼饿了吧，待会把他斩开，一半盐腌起来，另一半清蒸，留着半夜回来再吃，你看如何？”

崔珊道：“好主意！干！”

老渔人道：“不过待会你要斩鱼的时候，先找一根棒子把他打个半死，据说那样吃起来骨肉自行分开，且味道大不相同！”

崔珊道：“老头子你真内行，不过那条飞鱼也真可怜，肚子饿得直叫，待会还要先挨一顿棒子，再被解体，他如果想起昨夜和那两个雌鱼亲热的情形，不知有何感想呢！”

岳敏心中一动，付道：“莫非昨夜我与程玲和邝娟娟在

玄武庙中相拥热吻被他们看到了？”

老渔人道：“芙蓉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你倒为这飞鱼担心起来了！”

岳敏气得咬牙切齿，恨恨不已。

崔珊道：“老头子快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老渔人道：“是飞鱼咬牙的声音，看来这飞鱼已经通灵，知道凶多吉少，不知他在恨你还是恨我老头子？”

崔珊道：“当然恨你了，你把他网了上来，还想出办法折腾于他！”

老渔人道：“咱们做件好事如何？”

“愿听高见！”

“在飞鱼临死之前，让他在水底快活一会，再提上来宰掉，岂不是功德无量！”

岳敏悚然一震，心道：“好家伙，你真够绝，待会我再收拾你这老臭虫！”

崔珊拍手笑道：“太妙了！‘天台渔客’果然名不虚传，那就依你这办法好了！”

第六十二章

碎尸之爪 奈何神偷

两人酒醉饭饱，“天台渔客”拿起一根棒子交给崔珊道：“你看这根如何？”

崔珊道：“差不多，只是稍微轻了一点——”

说着狠狠地举起棒子，向岳敏的屁股上打了两下。

岳敏闷声不响，将功力运于屁股之上，只闻“卡嚓”一声，崔珊手中的棒子断了半截。

崔珊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再给我一根铁棒如何？”

“天台渔客”道：“妞儿你还没解恨么？咱们也该去办点正事了！”

崔珊狠狠丢下半截木棒，钻入舱中，不久又钻了出来道：“老头子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天台渔客”道：“待我把他捆起来再去不迟！”

岳敏不由一惊，只见“天台渔客”手持一根索，结了个活扣，右手一抖巨网，左手长索如电飞来。

岳敏未想到他会来这一手，要避已是不及，两臂已被套住，“天台渔客”一抖手，岳敏身形飞出三丈以外，“扑通”一声落入湖中。

接着，“天台渔客”背起巨网，摇着橹，向对岸驶去。

岳敏被一根长逾十余丈的绳索拖着，却又不敢挣断绳索，空自恨恨不已，因他不谙水性。

小舟到达彼岸，“天台渔客”将那绳索拴在小舟上，与崔珊跃下小舟后，没入竹林之中。

岳敏扯着绳索游到小舟上，将衣服拧了一阵，循着两人的方向急追而去。

他知道“天台渔客”和崔珊可能也是跟踪那些“赤身教”之人，此刻他虽恨崔珊的恶作剧，但一想昨夜与两女亲热之情，设身处地一想，心中也就释然。

他爱崔珊，较之任何一个少女为甚，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崔珊较早，也不是因为崔珊厉害，他有点怕她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爱意，潜伏在心底深处。

岳敏穿过一片竹林，只见一角翠楼上射出灯光，四周一片死寂，他的目力非比等闲，虽相距数十丈，仍隐隐看出楼上匾额上写着“胜棋楼”三个大字。

岳敏文事已有基础，深知此楼的来历，昔年明太祖与中山王赌棋于此，太祖输了，乃以莫愁湖赐与徐达。

大门两旁有一巨联：世事如棋，一着争来千古业；柔情似水，几时流尽六朝春。

岳敏胆大心细，潜入胜棋楼下，只见影壁两旁也有一副对联：柳影绿园三亩宅；藕花红瘦半湖秋。

字体都是松盘柏立，龙飞凤舞，显然出自名家手笔。

蓦地——

一阵衣袂飘风之声来自楼外，岳敏闪于门后，只见四个半裸男女，拥着一个青衫老人上楼而去。

接着楼上传来丝竹之音，同时胜棋楼四周，人影幢幢，暗卡重重，显然赤身教之人可能在楼上聚会。

岳敏探头一看，大门内外有四个半裸男女守护，楼梯口处也有两个半裸男女看守，当真是危机重重，步步惊险。

蓦地——

数声惨噪，接着又传来“扑通扑通”倒地之声，只见胜棋楼内外几个半裸少年男女，一齐倒地不起。

岳敏不禁一怔，以为是“天台渔客”和崔珊已经发动，立即自门后走出，只见倒地的男女胸前，都有一蓬金色细针。

“百毒金芒伞！”

岳敏乍见此物，不由目眦皆裂，但他又觉得事出蹊跷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使用“百毒金芒伞”之人，也只有“天煞手”靳展一人，而靳展乃是“赤身教”的护法之一，难道他会对自己人下手？

岳敏百思不得其解，但他深深相信，这座胜棋楼不亚龙潭虎穴，自己必须步步为营。

他暗纳真气，向楼上走去，楼上一片死寂，刚才阵阵丝竹之声已不可复闻。

他踏上最上一层楼梯，不由一震，只见楼板上横七竖八

地倒卧着十余人之多，也都是半裸着身子！

怪事！

突然，岳敏发现楼上一角侧卧着一个剑眉星目的少年人，此人正是柳春风。

而正中的一张太师椅上，也半卧着一个青衫老人，胸衣上面也密密麻麻钉着一团金针。

难道“天煞手”靳展背叛了“赤身教”？

不对！“天煞手”昨天还在玄武庙中现身，而且以他的武功，要想背叛“赤身教”，似不必炫露绝门暗器。

难道这是个骗局？

蓦地——

他发现可疑之处，好象那柳春风的躯骨微微动了一下。

“百毒金芒伞”为毒绝天下的凶器，身中此暗器，立即毒发身死，从无幸免，柳春风早已倒地不起，停了这半天竟能动弹——

这仅是转念间之事，岳敏脑中灵光一闪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掠至柳春风身边，一把将他抓起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这眨眼工夫，倒卧地上的赤裸男女以及太师椅上的青衫老人同时站起身来。

而在此同时，岳敏也以闪电手法，点了柳春风的麻穴。

“哈……”

岳敏得意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本掌门何等经验！焉能中了你等的鬼蜮伎俩！”

十余个半裸男女，一齐缓缓向岳敏逼近。

岳敏冷峻地道：“如果你等还想要这柳春风的小命，快给我退下去！”

太师椅上的青衫老人袖一拂，道：“你等退下去！”
接着他回过头来，嘿嘿狞笑不已。

岳敏此刻才看清这青衫老人的面孔，不由直冒凉气。

此人扁鼻脸塌，死眉死眼，活象一张白板，两只乌黑发光的鸟爪枯，使岳敏突然想起一人。

由此推断，岳敏已经了然于怀，深知刚才倒地的十余人，都是此人以高绝手法，将“百毒金芒伞”轻轻钉在他们衣衫之上，以致将岳敏骗过。

青衫老人狞笑一声道：“你就是‘子午剑’岳敏？”

岳敏以柳春风作资，冷峻地道：“不错！尊驾一定是‘碎尸爪’左毛了？”

“嘿嘿……你小子果然有点名堂！”

“碎尸爪”扁脸一寒，死鱼眼中奇芒暴射道：“本教以一个坛主换你小子一命如何？”

岳敏不由一震，心想，在“赤身教”来说，以柳春风一条命换自己一命，可算是极为划算之事，对方若不是虚声恫吓，今夜可能凶多吉少。

岳敏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要说柳春风一条狗命不足抵偿本掌门一命，再加上你老鬼本人也不甘心！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哪能由得你！嘿嘿！你知道老夫是谁？”

岳敏冷哂道：“你大概就是自诩暗器独步天下的‘碎尸爪’左毛！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怎么样，凭老夫的身手能否拾掇你？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碎尸爪”霍然站起，道：“老夫郑重声明，绝不牺牲